

澳洲大選研析

張和蘊

壹

五月廿九日，澳洲總理惠特林在全國電視廣播中宣稱，他的工黨在五月十八日的大選贏得勝利，將繼續執政。他又說，工黨政府在眾議院中將可獲得五席或七席之可行的多數，並在參議院的力量也將增強。①

澳洲大選制度相當複雜，加以幅員遼闊，郵寄選票緩緩而來，使得計票困難。因此，直到大選後的第十一日才算有了一個較為明確的結果。

這次複雜的大選，對澳洲選民來說真是一項繁重的任務。在有些州，他們必須在十八吋×十二吋的選票上填滿八十個空格。全國合格的選民大約有七百九十萬。據選舉官員說，每個選民投票可能要花十五分鐘。這次大選投票分三方面：

一、選舉眾議院——由選擇投票制（preferential voting system）產生。投票者選擇一個代表本地選區的候選人，在每一個要寫出的候選人名單之後，寫一個號數，來表明選擇的順序。全國從五百名候選人中選出眾議員一百二十七位。②

二、選舉參議院——由比例代表制產生。每州選舉十位參議員，投票者必須按照選擇的順序投該州所有候選人的票。全國從二百四十五名候選人中選出參議員六十位。

三、變更憲法——這項建議是由聯邦政府提出的，其主要內容為加強聯邦政府的權力，縮減州政府的權力。但只有在投票選民之多數決定下，憲法才能變更。這項投票中有四個問題需要全民複決（referendum）。

在一個勢均力敵的選戰中，這種複雜的選擇會影響選舉的結果。對於所有十八歲以上的人投票是強迫的。這就產生了「驢票」（donkey vote）

——依樣畫葫蘆地只照選票上排列的次序，而不照自己選擇的順序。

這次由於許多名字的出現，上述那種情形更為嚴重。以新南威爾斯州為例，該州參議員候選人竟有七十三名之多，甚至一個相當有見識的選民，對於這麼多人的背景及其政治立場，就已够他弄清楚的了，何況一般選民呢？凡在選票上出現一點錯誤，該票就成為廢票。因此這種複雜的選票，使之廢票的數目大為增高。

當惠特林宣稱勝利之時，在眾議院的席次中，可證實的工黨為六十六席，反對黨自由鄉村黨聯盟為五十九席，兩席未定。換句話說，工黨與反對黨的席次，可能是六十六對六十一，或六十七對六十，無論如何工黨是贏定了。至於參議院的席次，尚須兩週之久才能確定；而變更憲法的建議，已經被否決了，就這項公民投票而言，顯然表示澳洲大多數人民阻止工黨走向社會主義。

貳

四月十日，惠特林在眾議院宣佈：總督海斯洛克已接納他的建議，解散聯邦議會的參眾兩院，舉行大選。當惠氏作此宣佈時，反對黨議席空無一人。

舉行大選的決定，是因參議院反對黨企圖阻止工黨政府的兩件撥款議案在議會獲得通過而起。這些議案合計一億八千萬澳幣（二億七千萬美元），為供應政府若干的行政費用。因此，惠特林根據聯邦憲法第五十七條之規定，在「眾議院通過之議案，參議院不予通過之情形下，建議總督同時解散參眾兩院。之後，並定五月十八日——原為參議員期中改選之日——舉行大選。

在澳洲政府七十三年來的歷史上，這是參眾兩院同時解散的第三次，前兩

次在一九四一及一九五一年。惠特林自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出任總理，到今年四月他宣佈解散國會重新選舉時，還不到一年半，其前因後果爲何？試加以探討。

叁

惠特林政府一年多來的緊張與挫敗逐漸地增加，不得已舉行大選，是因爲受三個主要政黨的影響。惠特林運用政治策略，企圖鞏固他的力量，出乎意料地，竟激起了和反對黨攤牌。因此，這也可以說是由權謀家的陰謀與反陰謀而起的。③

爲瞭解情勢，先從一九七二年衆議院選舉後的國會席次談起：

衆議院

工黨67 自由黨38 鄉村黨20

參議院

工黨26 自由黨21 鄉村黨5

民主工黨5 無黨派3

惠特林的工黨在衆議院一百廿五席中僅有九席之多數；由於反對黨自由黨與鄉村黨聯盟，以及小黨民主工黨對該聯盟的支持，而控制了參院六十席中的三十一席。澳洲的參院和一些其他國家的上院（如英國的上院）有所不同，它一直保有權力阻止從衆院而來的任何國會立法議案，因此，當惠特林在職期間，他的立法計劃經常遭受挫折。其議案被拒絕者十五件，被延期者十件，被修正者廿一件。

自由黨於一九七二年選舉中失敗，黨內派系之磨擦實爲原因之一。對於自由黨領袖斯乃登(Bill Snedden，曾在麥馬洪政府中擔任財政部長)來說，他的問題是如何樹立他自己的領導地位，並促使自由黨團結與重建。

對鄉村黨領袖安東尼(Doug Anthony，曾在麥馬洪政府中擔任副總理兼貿易部長)來說，他並不憂慮他個人的地位，但他迅速地體認他的黨是以農村爲基礎的，它在反對黨中的任務，就是保持他的特殊性質，與非工黨聯盟互惠地位的前途。因此，安氏要求決定性的行動。

鄉村黨在參眾兩院雖有舉足輕重的力量，但靠它自己實不能控制這個行動的速度。可是它嘗試過，曾勸自由黨與民主工黨逼迫政府選舉，第一次在

去年三月，又一次在去年十月。在這兩次時機，斯乃登都決定他需要更多的時間重建自由黨。

再看工黨方面，惠特林企圖控制參院，今年三月任命昆士蘭州參議員蓋爾(Sen. Vincent Gair)爲駐愛爾蘭大使。蓋爾原是惠特林的一個長期的政敵，但惠特林運用權謀，祕密地派他的親近部屬去說服蓋爾，蓋爾就接受了這項外交職位。

工黨認爲，五月十八日參院的期中選舉改選六十席中多數的時候，它能贏得因蓋爾離開而留下一個額外的空缺，給它在參院中有獲得多數的機會。

當蓋爾任命的意義一明朗的時候，惠氏的計謀就立刻激起了反對黨人士和新聞界強烈的不滿。斯乃登控訴說，惠特林的行爲，是「澳洲歷史上任何行爲中最可恥者」。墨爾本「世紀報」社評中指出，人們不稱許那種狡猾的行爲。

因此，反對黨領袖們立刻研以對策。昆士蘭州政府總理彼德遜(Torbenes Bjelke-Petersen，鄉村黨)注意到蓋爾有一些疏忽，就是後者當時尚未辭去參議員之職，彼得遜即請州長發佈選舉命令，說明這大期中選舉僅限於五個任期將屆滿的參議員。如此反擊的結果立刻使工黨的計謀流產，並使昆州能預備一位非工黨人士來代替蓋爾。經過政府與蓋爾本人的反對，參院證實蓋爾直到四月三日才辭職。之後，安東尼嘗試以兩件政府撥款議案爲手段，逼迫政府舉行大選。這次斯乃登同意了。④

惠特林接受這個挑戰，他因此尋求解散國會並要求五月十八日舉行大選。由於在蓋爾糾紛中他被擊敗與參院長期阻止他的計劃，使他遭遇挫折，惠特林要獲得控制國會的唯一方法就是重新選舉的危險。

肆

惠特林的激進的外交政策，困擾了很多保守的澳洲人士。他竭力忙於沾污與英美的傳統關係，對這兩個親密的朋友作不必要的疏遠；他迷信毛共的力量並傾向「第三世界」，似難免失去其獨立的立場。這種旋風的作法，頗受澳洲輿論界的批評。內政方面，惠氏對提高幣值，增加教育經費及改良全國健康保險等事項表現尚多，但由於國家預算增加、通貨膨脹、銀行利率增

高、物價飛漲、工潮迭起，人民對政府時有煩言。在這次大選之前，一年來民意測驗中顯示他的聲望已大為降低。

在工黨執政之下，通貨膨脹從每年的百分之四點五已經飛揚到每年的百分之十四。人民對工會表示不滿，許多人認為惠氏上台以後工會已難以控制，並批評他對付工會太軟。雪梨近來經歷郵政、鐵路、渡船與加油站一連串癱瘓性的罷工。

工黨政府廢除了為時甚久的租稅特許權 (tax concessions)，除去或減少許多農田補助金 (farm subsidies)，使鄉間的農民非常煩惱，對其農村政策抱怨不置。

三月廿五日，惠特林在西澳大利亞州首府伯斯的一個競選集會上，發言支持一位工黨候選人參與三十日該州地方選舉時，與會的一萬名羣衆發生暴亂，惠特林被人推擠、咒罵，並投以雞蛋和蕃茄。這是澳洲所能見到的最難控制的政治示威之一，也是該州工黨不吉之兆。結果，惠特林的助選徒勞無功，而工黨在這次選舉中失敗了。

在聯邦六個州中，有四個州（新南威爾斯、維多利亞、昆士蘭、西澳大利亞）政府為非工黨政權。惠特林政府的社會主義與中央集權的政策，企圖犧牲各州的權利而增加它本身的力量，但遭受到相當的阻力。

伍

通貨膨脹是自由鄉村黨聯盟在競選活動中攻擊工黨的主題。斯乃登曾列舉在首先的三個月內抑制通貨膨脹的四點計劃：

①立刻檢討聯邦政府的所有費用；②和各州州總理舉行會議，取消重複與浪費，以減輕政府的費用；③舉行一個全國性會議，包括勞方、資方與州政府的代表參加，以自願控制工資與物價的上漲為目標，假如必要的话，在短期內將收入與物價予以凍結；④人力與生產計劃，使供應更多，並消除生產的瓶頸。斯氏並允諾減少六億澳幣（約九億美元）的所得稅。

這是從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次有關經濟方面的選舉，惠特林本想避開通貨膨脹問題不談，而以外國公司投資為話題，但是斯乃登却很成功地逼他談到此一問題。可是後來若干經濟學家發現尚待進一步的研究，作成具體可行的方案，才能取信於民。

惠特林說，通貨膨脹是每一個已發展國家的難題，我們貿易的伙伴都有物價上漲之情形，甚至更壞。我滿意我們已經將通貨膨脹減低，我們已減低關稅及減少外資的流入。

工黨盼望外國的公司，像雷諾金屬公司 (Reynolds Metals Co.)、銻河和美國鎔鍊公司 (Rio Tinto and American Smelting & Refining Co.) 協助開發澳洲，但是事實上惠特林並不真正的歡迎他們。他政府的「可變易之存款計劃」(Variable Deposit Scheme) 要求任何一家在澳洲投資的公司，必須另外存放它投資總額的二分之一款項在澳洲聯邦銀行，這些存款是不付利息的。無疑的這已經減少了外資的流入，更進一步惠特林在他在職的十七個月期間，已經阻止了大部份在煤及石油方面的外國投資。

惠特林的經濟國家主義，是由於外國的股份現在已控制了澳洲礦能資源的百分之六十的事實而產生的，對於惠特林和他的許多同事來說，這種情勢必須要有所糾正，惠氏說，對外國投資將有更多的指導方向 (guidelines) 而將現存的監督與檢討外營企業的制度予以擴展。

斯乃登堅強的談話中，也可知他亦是一位經濟國家主義者。他說，我們將採取堅強的措施，確保澳洲人對本國的資源有最大的控制與主權。又說，他將除去「可變易之存款計劃」，並允諾各州政府與外國工廠進行商談而不必受聯邦政府的干涉。

斯氏指出，要恢復對於外國投資的鼓勵，而這種鼓勵是惠特林所取消的。斯氏認為，如果澳洲開發它廣大資源的話，必須給外國一些需要的鼓勵。他並保證對自由企業放寬控制。

斯乃登說：「我們不允許工黨的通貨膨脹的社會主義 (inflationary socialism)，導致澳洲的憂傷。」而惠特林反通貨膨脹似感稍遲，許多在雪梨和墨爾本的中產階級人士，只看到超級市場上高漲的物價及買新屋所要更高的抵押利率。除了此事以外，一些起初為惠特林所吸引的人，現在也表示憂慮說他作得過激，他誤解了他同胞保守的傳統氣質。

斯乃登抨擊工黨政府既沒有抑制通貨膨脹，也沒有減少所得稅，却減低了軍人的士氣。它的獨立及減少軍事路線，反而威脅了國家的安全。

在外交及國防政策方面，斯氏表示，澳洲應與自由世界聯合，並對它的盟邦信守承諾。他強調恢復澳洲與美國的特殊關係，加強美澳紐國防公約，

並支持美國在亞洲太平洋及印度洋維持駐軍等。自由黨影子外長皮考克除申述以上各點，同時又說要加強與中華民國的貿易及其他關係。

在這方面，惠特林並沒有提出新的政策，一般說來，仍不離其既定的政策。

陸

這是最使人困惑的一次選舉，評論家和政治家都曾告訴澳洲人民，這是數十年內最重要的選舉——對這個國家兩個不同的將來作一明顯的選擇。但對於什麼是這次選舉活動的基本問題，選民們的看法都不一致。它遠非一項問題之戰，從競選活動開始到結束都是一種型式，是惠特林與斯乃登之間的個人決鬥。

在競選活動期間，全國民意測驗顯示，雙方起起伏伏，以致演成短兵相接，不分上下的局面。大致上，在開始時斯乃登一路領先，到後來惠特林則佔上風。

惠特林今已再度當選，其獲勝的因素約有下列三點：

(一)工會、城市裏的婦女和學生，對工黨的社會福利與教育政策，予以很高的評價。澳洲唯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的作家懷特(Patrick White)公開支持惠特林，對若干選民很有影響。

(二)惠特林的人望上升，斯乃登的人望下降。斯乃登為人謙和，以會議本領見長，為黨內排難解紛尚稱得心應手；但向民衆演說時則稍嫌單調而缺乏影響力。惠特林口才犀利，手腕靈活，即使他做錯了事也表現出相當的風度，他個人的魅力(charisma)對他幫助很大。

(三)人民對執政才十七個月的工黨政府，寄予同情。為了掌握人民這種心理，工黨在競選活動時作了有效的利用，它的標語牌上寫著「做下去」(Go Ahead)。同時惠特林說：「我請求澳洲人民給他們於十七月前所選擇的政府一個公平的機會(a fair go)。」

實際上，不是惠特林和工黨很強，而是斯乃登和反對黨較弱。後者失敗之原因主要有三點：

(一)來年自由黨雖已重整旗鼓，隨時與工黨週旋，無奈元氣未復，就想在倉促之間與勁敵交戰，怎能不敗下陣來？況且斯乃登繼承自由黨領袖才一

年多，聲望尚需培養與加強，才能增加對其同志與人民之號召力。促使政府選舉之事，似不必聽友黨發起，如能自己爭取主動，創造有利的時機，方能有成。

(二)自由黨與其聯盟伙伴鄉村黨亦有不能協調之處，例如斯乃登以控制通貨膨脹為主題從事競選時，就因肉類價格能否被控制一點與其同事安東尼一度發生爭執，這些都是削弱其聯盟本身的力量，而予工黨以可乘之機。

(三)斯乃登既缺少政治吸引又缺乏選舉技巧。他現年四十七歲，比惠特林年輕十歲，再就競選經驗而言，他也不如惠氏老到。

柒

惠特林重新執政後，他的內閣人事或將有所變動，在施政方面，他將繼續執行其既定的政策，並作出一些新的計劃以備實施。

他將推行普遍的健康保險計劃，嚴格的管制工商業，從事選舉改革(electoral reform，減少鄉村區的席次而增加城區的席次——一項對黨有利的變更)，簡化離婚法案等。他的外交政策將維持不變——獨立的與亞洲心向的(independent and Asia-minded)，他已經計劃好六月去蘇俄、英國、東德、西德、瑞典、義大利與南斯拉夫旅行訪問。^⑤

聯邦議會方面，工黨在眾議院中僅握有數席之多數，如果在參院中佔優勢，將有助於惠特林政府施政計劃的立法；如其不然，它的前途仍將是一個不穩定的局面。

註① Canberra, May 29, 1974 (AP)

註② 因為坎培拉和西澳大利亞州的人口增加，眾議院的席次已由一百廿五席增至一百廿七席。The Times, May 18, 1974

「各州應選出眾議員之名額，依其人口之比例。」The Europa Year Book 1971, Volume II, p. 61

註③ Time, Apr. 22, 1974

註④ The Economist Apr. 13, 1974

註⑤ Time, May 27, 1974